我們在德國相遇

瀛苑副刊

今天，我很緊張。

在科隆半年了，一直沒有機會到附近的小城市拜訪爸爸的朋友，終於聯絡上了以後，我卻很害怕，怕沒有話講，怕會和老先生老太太有代溝，怕氣氛會很尷尬，反正就很擔心。

中途還經歷了下錯站的烏龍，幸好這種事常發生，我已經練就了不會不好意思的厚臉皮功。一到車站，又互相找了半個小時，終於見到面時已是一個小時之後了。

他是已經白髮蒼蒼的老先生，我們在餐廳聊到我的學校，這才發現，原來他是50年前淡江英專的老學長，真的是很興奮，在台灣都不太有可能遇到50年前的學長，而我們，竟然在德國這個不是故鄉的異地，偶然在彼此生命中出現，他們夫妻倆好興奮地播放去年12月回台灣玩的DV給我看，在德國住了36年，高雄旗津的沙灘對他們來說好美好美，我耐心的看完那半小時千篇一律的海浪和沙灘，還有一個望著遠方的老先生，只是因為我老爸會在畫面中出現個五秒鐘。

聽著海浪的聲音，學長開始講述著去年的淡江遊，他說他去年有回母校一趟，走進教務處說他是50年前的學生，裡面的職員全都站起來還嚇了一跳，他說學校變好多，景色都不一樣了，只有那些仿古的老房子依然沒變，他說房子兩旁的樹都長得好大好高，快要蓋住建築物。

而我試著要在50年的距離下，連接我們的大學生活，卻發現，我們共同的記憶只剩宮燈教室、克難坡（大家都努力地跟他們在德國長大的兒子解釋克難的意思，累……），以及創辦人張建邦先生，50年真的太長，我只能很慶幸學校留下了這些教室和那個每次都爬到累死人的樓梯，但是，同在一所學校唸過書的感覺，卻不用太多言詞解釋。就是一種親密，一種認同感，我們都很開心自己是淡江的學生，多少年以後都一樣。

緣分真的很奇妙，讓一輩子都不會有機會認識的人，以這樣的方式相遇。他50年前進

淡江英專，我在50年後進淡江大學；他36前來到德國，我在36年後也到了德國。雖然淡江一直在改變，但卻都以同一種姿態存在每個學生的年輕歲月裡。